

弁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九十七

吳郡王世貞元竊窺

文部

書牘

申栢公

本部材

官

蒙台教慰存因及時惟尊慈之奸祛除不

易而相公之苦心妙用不佞雖在遠外亦竊窺一二
矣區區情事荼苦精神衰耗故急欲歸守先人之壠
治亡弟之塋飾巾以待旦夕非有虛假惟尊慈亮之
不使小疏成一虛套則大賜也邇者朝事甫定而後

進不經事人遽以不根無涉之事竊其影響異有動
搖 主上 聖明隆眷亡毫髮之疑而大疏所謂今
女捐館壻尋別娶且天下之愛壻豈有勝於子者子
既不令入試於壻寧有負緣此數語可剖示天下萬
世人乃者覆試之役甫竣而狂口又復哢哢致觸

天怒方快物情第追究唆使不免又成洶洶計相公
與荆老必當申救自今以後願相公一志任宗社蒼
生之重事固有什百於此者么麼妄語何足介懷安
慶賊本不多而頗有號點者官軍以烏合不練之衆
而挑之始則安慶輕敵死一指揮一千戶既而黃州

復輕敵傷一守備執去一州倖又既而安慶之故將
黃甲軍亦見劫凡三敗矣一故叅將往撫之爲所留
三鎮之撫臣號今不齊將庸兵弱釀成賊勢如更不
已勢必調楚順靖一宣慰浙江一營兵就近如吳司
馬者暫出督之庶可蕩平雖然至此則所損不淺淺
矣吳司馬所條請貞雖與聞而不敢勸沮孟司馬初
至見三營之卒弱而驕不堪使又以損軍之今重卒
有不虞不敢使之出敵故爲挑選軍舍餘丁得五百
餘人別成一軍教練精熟尋常可以彈壓狂叟遇警
可當衝鋒跳盪貞所慮者恐廟廊之議以爲有軍不

用而別起軍外之軍增餉外之餉或致齟齬至於旗
牌之請蓋緣欲借以稍讐驕悍之氣爲緩急調遣之
謀耳不知輦轂之下可給旗牌否今叅贊之責雖重
而號令不能出一城鞭朴不易施一校宜司馬之有
請也唯相公裁之

又

長夏赫曦伏惟相公台候萬福世貞不肖忝從鄉曲
之末時遠門牆之外而相公猥推太原公之愛而愛
之又察其亡他而錄之洗瑕收瑜起骨加肉相公之
當國寔在癸未之歲甲申正月卽賜補京兆亡何

遂有少秋官之遷又矜其情事許之休沐僅踰三
復有少夏卿之起受命以至今月不能二晷遂起
兩官正秋卿矣又憐其骭體不任磨勘特與太宰計
破例而聽其報績矣雖使世貞之父兄爲世貞謀與
世貞之自爲謀孰有能如相公之委曲不遺者也世
貞以月之四日出白門十二日抵淮已促裝從陸而
道得新命咸謂於例不必復進京祇將南吏部原
咨具由送之吏部彼當爲題請復職貞得以其間
哭亡者且爲先君焚黃於墓道私計誠便矣第此銜
恩酌知一念未得陳之堂下九叩以布區區則更不

所不安耳。傳邸報。主上渙發溫綸。隱然省已。賢至意。視朝親政。俱有定期。此相公與二三大老挽回感格之功。而南都一甌亦不至糜碎於雷霆之下。知聖度天聰。固不盡委之麴蘖也。第江南累月。不雨赤地千里。及厓見。極旱。飢愈。禾苗俱不及種種者。及花苴之類。又俱萎枯。百無一長。雖二麥頗秋。可以支持。目前無衣無食。何以卒歲。又况加以敲榜之刑。剗其已枯之膏。而使供繁重之賦乎。縱使盡蠲其額。而賑其垂命者。恐猶未免於戊子之禍也。相公其人。也太原相公亦吳人也。其知吳之受災爲至真。

欲爲吳請旦夕之命爲甚切但恐人主未必信左
右未必喜而大司農未必能出而任之則相公之於
調劑亦甚難矣雖然不敢以相公調劑之難而遂絕
望於調劑也先君子之隧虛而弗克樹石者垂二十
年矣嚮者以相公之曲成而賜贈修冢又承相公之
許以雄文冠之朽骨爲之若肉草木爲之色飛而迄
今未有領也雖一日萬幾倚馬之才亦何所難其揮
洒哉爲此專令豚兒代領伏冀垂賜并有薄效以志
區區不宣

昨以九卿會疏去役之便敢附布區區計已取進止
矣世貞賴相公大庇已於廿七日履任緣郵繡艱請
不便於役者故俟會審疏便與謝恩疏同發遲緩之
咎不能辭也世貞少習城旦家言老而不盡忘指撝
刀筆或可苟免大戾惟見兩臺之長與屬僚爭論紛
紜不已山人鳴冤益失志求進之徒其操術甚奇其
措心甚險不免大費相公苦心而衰劣過時之人惟
有逡巡作骸骨計耳許相公凡三爲汪伯玉司馬作
書而最後云敝郡稱才獨一汪司馬嘗執鞭弭從諸
公之後似亦頗承許可附於知交今服闋久矣豎儒

言輕不能推轂使坐老丘園心甚惋惜倘得假一言之重於當事者當事者誠因重明公以重汪司馬則區區之說易入也伏惟晉神其辭甚迫切豈以南都散曹返能加於揆地耶不過以世貞辱相公及太原相公太宰公知己之遇謂可以進言耳不佞與伯玉交知不能逃相公神鑒然茲事何敢預也先司馬賴相公大恩得葺理墓田丙舍唯是七尺之石壟於隧道父矣而相公至今尚靳一言誠知一日萬幾然以倚馬之才不過費半夕晷耳貞已衰老倘不能待是無以藉手地下也識審疏上緣熟審者過多今僅得

一人耳聞中宮將有大慶不知可免行事否餘不敢
贅

文

邇者世貞以乞休之疏奉讀清燕盍衰暮之年薄劣
無狀自當歸省故里而邇來言路諸君貴少賤老吹
毛求疵無所不至南都踈迭供其食噉而被論者如
屠羊之在肆噤無一聲何顏可以在列何心可以供
事今者郎不見光明春自當引疾唯冀憐而捨之聞
召璫能自損抑上眷亦不至甚人情稍定衆嚮稍
一但中宮已及大暮未見的確中外謂上令秘之

恐未有此理而南中臺省已請冊立九卿復將繼之
無乃大蚤乎楊司馬差能持重不然走未見其可也
蒙許以先子神道碑歲底可完不勝踴躍謹錄後沐
恩典贈官祭塋緣由并子女之詳呈覽倘即揮賜貞
當躬奉以歸樹之先壟子子孫孫感德無極不勝懇
切俟命之至

申許二相公

前者齋謝 恩及會審疏人便一通賤名於記室計
已徹覽矣貞不才奉職無狀以報政一事見崎臺臣
而傍牽舊談橫加汙讎分合席藁以俟嚴謹

但貞前者因查有前例而後任之事與所支之俸爲
兵部侍郎故當以陞任論與調官者不同故具咨銓
部銓部益以後例過垂飾獎俾亟奉行其後叨忝新
命以南部咨結送銓部銓部據而通給贈蔭非貞所
敢擅專亦未嘗有毫髮欺罔也計旬日來已奉 明
旨處分或斥或削已定但區區生平心跡不能自白
敢具疏以辨萬一見畱更希大恩放歸免滋多口幸
甚幸甚

或云有所受之或云別有
所爲貞俱不敢言第一歸在念倘得奉相公大篇則

石先壙死有餘榮矣餘情具疏揭中茲不敢贅

又

謹啟世貞行實不孚邊幅鮮素以致見憎讒口仰仗
聖主之明與相公委曲維持調解得無麗於冊書乞
休小疏又辱勉留貞苟非木石寧不思洗滌心志鞭
策駑鈍以少酬恩造第於出處之疚心與宦曹之觸
目一經拈出慚悔無地語云畏首畏尾身其餘幾顧
影而歎不肖之身所餘且盡矣况前路可餘日可數
若仍冒昧隱忍叢積毀忌更來指摘縱相公憐而欲
全之晚矣再疏陳情非敢毫髮欺隱惟冀俯念特賜

允俞瓦全此身乃相公終始之大德也先人不朽日
夜在心并祈留意萬感

許相公

謹啟貞以巖穴長物老不適用虛名見采濫竽留樞
自揣衰庸恐貽敗群之誚頗安寂寞不作觸藩之想
婁䟽乞骸與全晚節而屢塵溫慰未尋遂初前後二
祿荏苒三歲第滿百擿茫無寸補既辱我相公破例
許之赴部行至淮陰忽得邸報則驟脫丞郎之列而
遽隨令僕之後驚喜過望慚惶繼之此固我相公求
舊之至仁與憐才之高誼然使予者不傷明受者一

色耻則非貞所敢當也且巖穴之下慚先登於伯
休采之間愧後塵於定之進退維谷展轉負刺邇雖
苦暑疾尚擬竭蹶登陸叩稽堂下以展惓惓一念第
詢之長宿皆云既奉新命不當入京且大譟在九
月中而秋省遂無一長官恐於事體有碍不免側伏
金陵傍邑得旨而後履任伏惟高明垂察東南之
旱赤地千里禾不及播綿不成莖此禍比之丁亥殆
甚即使聖恩蠲免賜之餘生無衣無食何以卒歲
興言及此腸爲寸折相公社稷蒼生之繫衷久矣幸
不惜一投手舉足之勞爲此周餘之黎解倒懸之苦

金州山人續稿卷之二十一
下情無任懇切之至

又

邇者以咫尺之啟申候興居兼識感忱附布不腆過承獎飾推以如天之貺慚皇跼踖莫知所當世貞仰竊台庇自淮返艦便道過里得治其私旋用讞審期迫呈言俶途已於前月廿七日履任矣貞少習城旦家言復親刀筆之後竊謂可藉手苟免咎戾但蒲柳易零樛櫟無用恐終負門牆知己大恩耳茲諗六載考績絲綸渙頒晉秩宮師復冠天省錄後賜金流光揆席凡在朝紳靡不加額稱慶而况受知之深如不